

1980年,身患癌症的彭加木率队第四次进入罗布泊,最终身殉沙海。这个死亡之海为何让他如此魂牵梦萦?在争分夺秒的生命旅程中,他还有多少没有完成的心愿?

# 彭加木的罗布泊情结

文\本刊特约撰稿 叶永烈

## 甘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

——彭加木简介

彭加木(1925年—1980年),原名彭家睦,广州人。1947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

彭加木毕生的志愿,就是甘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让别人踩在自己的背上过去”。1956年,他正在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组织上要送他出国学习,但他主动要求到边疆去。他改名“彭加木”,表示要为祖国边疆“添草加木”。1957年,他患纵隔障恶性肿瘤,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大病初愈,又奔赴边疆。

彭加木从事植物生化研究30年,在酶、蛋白质和植物病毒的研究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尤其在植物病毒的研究和防治方面贡献更为突出。

彭加木先后15次到新疆进行科学考察,并帮助改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1979年任新疆科学院副院长。他曾4次进入罗布泊进行考察,1980年5月,他带领一支综合考察队进入罗布泊考察,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揭开了罗布泊的奥秘。1980年6月17日上午10时,因科学考察途中缺水,彭加木主动出去找水,不幸失踪。



彭加木在进行实验。  
(资料图片)



彭加木(左)在考察中。 (资料图片)

## 干涸的“聚宝盆”

1979年冬,彭加木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走马上任之后,着手制订了向罗布泊地区进军的规划。罗布泊地区,一向被认为是“神秘之地”。彭加木决心撩开这“神秘之地”的面纱。1959年彭加木曾到过罗布泊北部地区,采集过土壤标本。1964年,彭加木曾到过罗布泊畔的孔雀河下游一带,那时,罗布泊已经开始干涸,但还有湖水。如今,罗布泊完全干涸了,变成一片坚硬的盐泽,甚至连直升飞机也可以降落在湖底,不会陷下去。

彭加木为什么要对罗布泊进行考察呢?这里,乍一看上去,是不毛之地;然而,实际上却是“聚宝盆”。早在1959年,彭加木第一次来到这里,采集了土壤标本。回北京后经过化验,发现其中含钾量特别高。在盐层中,还含有宝贵的原料,如制造飞机的原料之一——镁,稀有金属锂、铷、铯等。

另外,那里还有重水资源。重水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在天然水中,便含有少量重水。重水的沸点比普通水高,在101.42℃沸腾。在湖水被大量蒸发时,重水较难蒸发。因此,在地下残余的水中,重水所占的比例就较大。重水,如今重要的中子减速剂,不论建造原子能反应堆,或是制造原子弹,都要用到它。近年来,它成为制造氢弹的原料,为热核燃料的原料,就显得更为重要。

罗布泊地区的动植物资源,也相当丰富。野生动物有骆驼、黄羊、野鸡、黄鼠狼、甚至有碗口那么粗的四脚蛇。这里最著名的野生植物是罗布麻。罗布麻抗旱耐盐,不怕严寒酷暑,所以能在这里生长。

对于罗布泊地区,彭加木早就发生莫大的兴趣。他决心大踏步地向罗布泊地区进军,揭开那里的自然之谜,开发那里的丰富资源。

## 三进罗布泊

1979年11月,彭加木三进罗布泊地区。这一次考察,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地理研究所等许多单位共同组织的,有考古、地理、化学、气象、生物、土壤、沙漠等各学科的人员参加,近20人。彭加木闻讯,便要求参加,受到各单位的欢迎。彭加木此行,想为翌年组织“新疆罗布泊洼地科学考察”探索道路。

11月16日,考察队离开乌鲁木齐,沿着南疆公路,朝罗布泊前进。这次考察的主要目标,是位于罗布泊西畔的古城楼兰。

在这支队伍中,要算彭加木与另一个同事年纪最大,年轻人都争着替彭加木拿包,可是,仿佛包里放着什么宝贝似的,彭加木连碰都不给碰,一定要自己拿。经过四天的行进,考察队终于看到了古城楼兰的城廊。这时,彭加木竟像

小孩似的,跑到一个小土丘顶上,高举着双手,跳跃着,连声高喊:“我们胜利啰!我们胜利啰!”

大家一看这位年近花甲的教授,竟是如此天真,便喊他“老天真”。楼兰古城虽然名声甚大,实际上地方并不大,只有300米见方,比现在一个普通的村庄还小。楼兰的中心,是一座佛塔,周围有十九幢房子的遗址。彭加木一向对考古颇感兴趣。他拿着照相机拍摄古迹,以便制成幻灯片,向别人介绍楼兰风貌。另外,他还采集了许多土壤、植物、昆虫标本,以便带回去研究。

下午,大家肚子里唱起了“空城计”,只好拿出冷馒头,啃了起来。正在此时,彭加木打开了他的背包,呵,像变魔术似的,从包里拿出花生糖、巧克力、苹果罐头,上海水果糖,分送给每位队员。大家这才明白,彭加木的背包为什么那样重,却又不愿交给别人代劳,原来,这些东西都是彭加木在出发前买好的,准备在“关键时刻”拿出来送给大家。

经过20多天的考察,队员们胜利返回乌鲁木齐。尽管这一次考察,没有直接进入罗布泊,但是彭加木初步摸清了穿过“雅丹”(地貌名称,维吾尔语意为“险峻的大丘”)的途径。

## 纵穿罗布泊

1980年4月25日,彭加木从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着手对罗布泊地区的第四次考察。5月3日,彭加木率队向罗布泊进发。

彭加木的计划是大胆的,他打算率队由北至南,纵穿罗布泊。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然而第一次纵穿时,没有成功,彭加木曾这样写道:我们在5月3日出发到南疆考察,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由一个七人探路小分队,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湖表面已没有水,有些地面松软陷车,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坚硬,有些地面覆盖着一层沙子,有些却是碱土、硝土。有时经过风带,风速在每秒十米以上。白天最高气温达48℃,地表温度55℃,晚上晚最低气温则在10℃以下。进入湖区第二天晚上,遇到高大、坚硬、锋利的盐结皮(盐壳)竖起在地面上有60至80公分高,像一道墙壁一样,堵住前进的道路。汽车轮胎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被啃去一小块一小块的,损耗过大,无法继续前进,当晚就只好露宿在盐结皮的小窝窝上。次日侦察周围情况,还找不到合适的出路,而所带的油、水又消耗不少,只得原路返回。

返回后,彭加木与全队一起总结初征失败的教训,决定再次出师。彭加木在几封信中,曾详细地描述了第二次出征的情景:

回到“咸水泉”宿营地之后,5月中、下旬,又组织了一次向北部地区的探路,直上吐鲁番,然后再返回“咸水泉”营地,往返花了八天时间,收获不小……

我们在5月30日从“咸水泉”出发,沿着上次走过的路,走了两天,到达上次受高大盐壳挡道的地带,走了大约110至120公里。第三天对附近环境作了一点探索……是日只前进了十公里多点。

第四天,穿越过一些较为狭窄的高大盐壳地带,有些时候我们要用八至十二磅的大铁锤把盐壳打碎,给汽车开路,终于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沿着古河道又走了两天,中间有些时候在古河道迷失了,又陷入盐壳地带。走了一阵,又终于走出来了……

彭加木曾这样评价:此次胜利地穿越盐壳地带,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成功,是一很大收获,这是前所未有的,对罗布洼地中心区域已有一些了解,可算得是已经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揭开了它那神秘的面纱,为今后进一步的考察工作打下了基础,这是值得庆贺的!

然而就在这次考察罗布泊的时候,彭加木在茫茫戈壁滩中失踪了……

## 五大心愿

彭加木牺牲了。他死在边疆,死在大戈壁。这不禁使人们想起他33岁时——1958年7月19日在新疆写给党支部书记王芷涯的信:……我在离沪时已下了很大的决心,一定要把工作搞起来,并准备让我的骨头使新疆的土壤多添一点有机质(关于这一点请不必告知我的妻子夏叔芳)。谁知在22年之后,竟被他自己的话不幸而言中。

在生前,在一次闲谈中,他还曾对自己的女儿说过:我患过癌症,我又战胜了癌症,成为医学史上的特例。我死了之后,请把我的遗体献给医院解剖,以对医学科学作出我的最后一点贡献!

对于死,彭加木是无所畏惧的。他曾与死神斗过多次。尽管他常开玩笑地说:“我早就可能死了。我现在的时

间,是‘拣’来的!”但是,他毕竟还是死得太早。他离开我们的时候,只有55岁!

他还有多少事来不及做完。他曾许下过五大心愿:第一,到西沙群岛去考察;第二,到青海高原考察;第三,到世界屋脊——西藏考察;第四,到祖国宝岛——台湾考察;第五,到南极洲考察。

这五大心愿,没有一个来得及实现,他就离开了人世。他失踪之后,同志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清理他的遗物。他在考察时,带了五个手提包,这些手提包是装在一个大麻袋之中。

这些手提包里装的是标本、样品、笔记、资料,就连一双皮鞋中,也装着岩石标本。然而,他自己的衣服,却没有放进手提包,都是随随便便放在麻袋之中。在他的遗物中有这么几本书:杨振宁著的《基本粒子发展史》,还有《大自然的趣闻》、《植物学拉丁文》和《病毒名称》。

彭加木,这个传奇式的人物,在传奇的色彩中,结束了他的一生。

方公里。1962年湖水减少到660平方公里。1970年以后最终干涸。

在1958年的航空图像上看,罗布泊酷似一只大耳朵,被称为世界早极。业已干涸的罗布泊对于揭示自然和人为共同作用下的干旱区环境演变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自19世纪中叶以来,罗布泊和楼兰古国一直是科学探险和考察的热点区域。由于罗布泊极端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历史上许多探险者在那里殉难或失踪。

## 世界旱极罗布泊

罗布泊位于新疆东南部,曾是我国第二大咸水湖,面积约2400—3000平方公里,其西北侧的楼兰曾为著名的“丝绸之路”咽喉。历史上罗布泊曾是牛马成群、绿林环绕、河流清澈的生命绿洲。后湖水减少,楼兰城成为废墟。1921年后塔里木河东流,湖水增加,1942年测量时湖水面积达3000平